

子午流注与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的研究进展

天津中医学院 王 凡*

指 导: 曹一鸣

我国传统的择时选穴针灸疗法包括子午流注、灵龟八法与飞腾八法。1985年以前的有关研究情况曾有报道^[1],近三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现将1985~1987年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献资料综述如下。

源流与理论探讨

一般认为,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起源于《内经》。有人认为纳子法由《内经》中的营气流注规律发展而来,纳甲法由卫气流注规律发展而来。此外,汉·《黄帝针灸虾蟆经》首举虾蟆图随月生毁日月蚀避灸刺法,次载灸刺禁忌法入门也属针灸时辰治疗的范畴^[2]。府氏认为《难经》对《内经》“迎随”的解释为纳子法的取穴针刺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推测纳子法的形成当在宋元时期,其最早文献是高武《针灸聚英》所载的“十二经病并荣俞经合补虚泻实”。民国廿五年南通徐立孙氏所著《子午流注》始见“纳子法之子午流注”之语,是为纳子法的最早定名^[3]。李氏等重新校订了《子午流注针经》,认为该书中只有《流注指微针赋》为何若愚所撰,其余部分则是周明广采诸家编次而成^[4]。有人认为飞腾八法的理论溯源可上溯至《周易》、《内经》,而东汉张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不仅发展和完善了《易》、《内》的有关理论,而且还形成了飞腾八法的具体模式,该法即脱胎于《周易参同契》^[5]。

子午流注纳甲法的开、纳穴问题历来是争论的重点。张氏对现代几种变通穴为开穴的方法进行比较,在单玉堂氏“一四二五三〇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一〇三五二四规律”开穴的新方法^[6]。陈氏对纳甲法的各种纳穴方法进行探讨,认为当以徐风的方法为准,即天干重见时根据母子相生关系取三焦包络二经的穴位,因这样符合何若愚的“养子时克注穴”规律^[7]。薛氏研究了纳子法的取穴规律,将其归纳为本经补母泻子、它经补母泻子、同名经开穴、表里经开穴、俞募开穴和督任流注开穴等六法,丰富了纳子法的取穴理论^[8]。有人则对按时针刺的纳甲、纳子和灵龟三法有与逆理提出批判,主张空同异同异时运用三法计算取

穴,结果常可得到三个不同的开穴,且开穴所属经脉也不相同,这与三法均认为一个时辰仅一条经脉处于旺时,旺时经脉才有一二穴为开穴的观点相悖逆,并导致相互否定^[9]。

临床应用

为使三法更趋实用,除继续简化推算方法外,还出现了以手掌推算日时干支和流注开穴的子午流注掌上法^[10]。有人将纳子法气血流注的24小时规律用圆周的数学模式表达出来,这样可以根据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的变化,计算出变化后每经气血的旺时,加以施治,以保证获得较好疗效^[11]。有人还将三法编成程序,输入微机,大大降低了取穴难度^[12]。

有人用子午流注纳甲法治疗544例瘫痪病人,其中包括脑血栓形成后遗症、脑出血恢复期后遗症、脑炎恢复期后遗症等8种疾病,总有效率分别为83.33%~100%^[13]。刘氏设循经取穴组、逢时开穴组和辨证逢时开穴组分别观察针刺治疗血管性头痛的疗效,经治167例,辨证逢时开穴组有效率为100%,治愈率为92.5%,与前二组相比差别显著($P<0.05$),说明辨证逢时取穴是最优治疗方法^[14]。阎氏等用纳甲法治疗妇女外阴白色病变40例,并与穴位注射丹参注射液治疗的24例做对比观察,发现二者显效率接近,认为纳甲法取穴虽远离患处,且所用腧穴均无主治外阴疾患之功用,然疗效显著,从而客观地说明了该法的临床使用价值^[15]。张氏以按时循经取穴(纳子法)与一般辨证取穴两种方法对照治疗中风(中经络)16例,观察到前者较后者针感强、传导好,疗效显著高于后者($P<0.05$)^[16]。陈氏等对13例曾经中、西药或针灸治疗无效的慢性胃脘痛患者独取纳甲之穴治疗,结果显效7例,有效4例,无效2例^[17]。有人报道运用子午流注纳甲法治疗面神经麻痹102例,并与例数相同的经验取穴法进行对照,结果二者疗效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开穴组高于经验组^[18]。有人则提

* 研究生

道以同法治疗同病,开穴组与经验组疗效并无显著性差异⁽¹⁸⁾。二者结论相反。子午流注“养子时刻注穴法”是近年发掘整理出来的,王氏等应用该法治疗杂症,经与循经体针组比较,显效率、有效率均高于后者⁽²⁰⁾。

有人以灵龟、飞腾八法、纳甲法开穴联合运用为主穴,纳子法开穴为辅穴,阿是穴、病穴为备用穴治疗各种急慢性疾病277例(其中痛证疾病13种121例、非痛证疾病26种156例),痊愈率为69.9%,总有效率为97.5%⁽²¹⁾。管氏以灵龟八法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80例,与循经配穴组相比,二者治愈率分别为65%和42.5%,差异非常显著($P<0.01$)⁽²²⁾。有人以子午流注结合艾灸法治疗妇女月经过多,经治14例均获痊愈⁽²³⁾。

应用子午流注理论探讨临床发病与死亡规律,是近年子午流注研究的新趋向。唐氏等检测了100例老年性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昼夜24小时内的血压变化,结果以16:00时与20:00时为最高,12:00时最低⁽²⁴⁾。王氏搜集整理了288份中风(脑溢血)病例,统计了死者的死亡时间与未死者的发病时间,发现寅至辰时发病人数较少,尤以寅时最少,戌至子时发病人数较多,其中亥时最多,符合“昼安夜甚”的规律。死亡例数最多的是丑时,最少的是未时,这不仅与肝病病变有关,而且也符合子午流注每一经脉功能虚衰在时间上相隔12小时的规律⁽²⁵⁾。这些研究为准确预测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的规律提供了有意义的材料。

实验研究

用实验的方法探索传统择时选穴针灸疗法治疗机理的工作也有了新进展。汪氏等分组观察纳甲法对心输出量和心排血量的影响,发现按时开穴组在针刺后心输出量、心排血量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在部分被检者心输出量、心排血量均减少的情况下,开穴组的减少程度小于对照组⁽²⁶⁾。曹氏观察了纳甲法对冠心病患者心缩时间周期的影响,发现单纯逢时开穴不能改善心脏功能,因而对冠心病无治疗作用,提出了是否人体所有脏腑机能都存在时间节律、或某些脏腑机能变化的节律并非象子午流注所论、不同疾病的发展变化是否具有各自独特的时间节律等问题⁽²⁷⁾。潘氏等也观察了纳甲法对心血管功能的影响,发现该法无论对血压或是左心功能并不产生特殊作用⁽²⁸⁾。有人观察纳甲法对得气的影响,经一人用同样手法对大陵和然谷两穴分别在开穴和闭穴时针刺,结果开穴组得气情况十分明显胜过闭穴组($P<0.005$)⁽²⁹⁾。

子午流注纳子法日节律的研究也有报道,有人应用胃电图对36名健康人晨、酉时进餐前后的胃电变化进行观察,发现餐前胃电参数辰时低于酉时,振幅有显著差异($P<0.001$),餐后辰时胃电振幅变化小于酉时,差异显著($P<0.05$),频率变化大于酉时,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利用胃电诊断疾病,须考虑时间节律的影响⁽³⁰⁾。程氏等人的研究表明:小白鼠胃肠运动功能呈明显的昼夜节律变化,白天(卯~申时)呈抑制相,夜间(酉~寅时)呈兴奋相,在兴奋相的峰值时辰(亥时)电针“足三里”穴可促进胃的排空,而在抑制相的谷值时辰(巳时)电针效应则不明显。利血平性胃溃疡小白鼠较正常小白鼠胃排空速度慢、且昼夜节律消失,亥时电针对小白鼠抗利血平性胃溃疡的作用优于巳时⁽³¹⁾。对不同时辰大鼠“涌泉”穴的研究结果表明:1.视上核神经分泌细胞核在不同时辰体积不同,在同一时辰其胞核体积左右侧也不相等;在不同时辰针刺反应不同,在同一时辰针刺左右侧的反应也不一致。针后多数视上核神经分泌细胞有分泌颗粒减少、排空趋势,胞核及核仁增大、双核仁及核仁泡染现象增多等形态变化,以卯时更为明显,表明视上核功能活跃,加压素释放增加,从而引起镇痛物质的释放,从一个侧面阐释了择时针刺镇痛的机理⁽³²⁾。2.大鼠肾上腺皮质维生素C含量、肾远曲小管上皮细胞内高尔基复合体、肝糖元、肝双核细胞及睾丸的生精过程等均有近似昼夜节律,针后肝糖元、肾上腺皮质维生素C含量及肝双核细胞的近似昼夜节律均消失,其它节律仍存在。与ACTH₁₋₁₇组比较,除肾上腺皮质维生素C含量的节律均消失外,其余指标的结果相异,说明针刺与ACTH₁₋₁₇的作用机理是不相同的⁽³³⁾。有人在不同时辰针刺观察乌头碱中毒小鼠肝脏还原谷胱甘肽(GSH)含量的变化,发现针后的GSH较不针刺者有显著回升,酉时上升率最高,达23.3%($P<0.01$),卯时最低,为7.5%($P>0.05$);各含量都有近似昼夜节律,峰值在1:00时,谷值在13:00时,表明不同时辰其针效不尽相同。此外,针刺还有调节GSH含量节律相位的作用⁽³⁴⁾。

现状评述与展望

从以上文献资料可以看出,目前传统择时选穴针灸疗法的研究有如下特点及发展趋势:

1.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日渐增多,近三年发表的有关文章大大多于以往三年即可说明这一点。随着时间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今后这门古老的学科将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

2. 在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 实验研究也在逐渐深入。目前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纳甲法与纳子法, 特别是因纳子法的昼夜节律在人与动物身上表现较为明显, 故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较多, 如天津中医学院针灸系实验针灸学教研室对不同时辰消化系统功能的研究、成都中医学院不同时辰针刺大(小)鼠“涌泉”穴的系列研究等。而对养子时刻注穴法及灵龟、飞腾八法的研究尚未展开。这是有待今后弥补的。虽然目前从事实验研究的单位及人员还不算多, 但这是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它不仅验证了这种古老方法的科学性, 而且能够找到更为符合客观规律的择时选穴方法, 因此应当得到更多的支持。

3. 出现了一些怀疑性、争论性的文章, 打破了以往文献报道中论点一致的局面, 这反映了研究者的求实态度, 今后还会有此类文章不断问世。建议有关学术团体或杂志适时组织一些研讨活动, 使大家各抒己见, 形成学术争鸣, 这对推动这门古老学科的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

4. 传统择时选穴法与灸法、按摩、特别是气功等疗法相结合, 为其临床应用与研究开拓了新路, 增添了活力。怎样使这种结合继续下去和推广开来, 其治疗机理的探讨如何展开, 是否还可开拓出新的结合领域, 这些又成了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新课题。相信随着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传统的择时选穴针灸疗法必将出现新的进步。

参 考 文 献

- (1) 周桂桐, 等. 子午流注研究近况. 中国针灸 1985; 5(5):35.
- (2) 辜孔进. 子午流注学说的发端与形成. 中华医史杂志 1986; 16(1):41.
- (3) 府 强. 试述子午流注纳甲法的形成与发展.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1986; (4):40.
- (4) 李鼎等校订. 子午流注针经.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1986.
- (5) 麻福昌. <周易参同契>与飞腾八法. 中医杂志 1987; 28(2):69.
- (6) 张国馨. 试论子午流注纳甲法的变闭穴为开穴的方法. 中国针灸 1986; 6(2):41.
- (7) 陈业孟. 有关子午流注纳穴法之探讨. 上海针灸杂志 1986; 5(2):39.
- (8) 薛自强. 子午流注纳子法开穴六法. 中医杂志 1987; 28(7):26.
- (9) 胡剑北. 按时取穴针刺的纳甲、纳子、灵龟三法质疑. 河南中医 1986; (5):45.
- (10) 梁秋湖. 子午流注掌上法的应用. 广西中医药 1985; 8(2):24.
- (11) 陈少宗. 子午流注规律的圆周自映射描述. 中医药学报 1985; (1):5.
- (12) 杨贵忠, 等. 纳子法在“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的应

- 用研究. 针灸论文摘要选编(中国针灸学会) 1987: 153.
- (13) 梁式贞, 等. 择时选经取穴针法治疗544例瘫痪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福建中医药 1986; 17(1):11.
- (14) 刘炳权. 子午流注法取穴治疗血管性头痛157例疗效观察. 中医杂志 1986; 27(2):36.
- (15) 阎润茗, 等. 子午流注纳甲法治疗外阴白色病变40例临床观察. 中国针灸 1987; 7(4):42.
- (16) 张燕华. 按时循经取穴法的得气效应和机理分析. 四川中医 1986; (5):54.
- (17) 陈忠昭, 等. 运用子午流注纳甲法治疗胃脘痛. 中医药研究杂志 1986; (3):34.
- (18) 孙国杰, 等. 子午流注纳甲法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102例. 针灸论文摘要选编(中国针灸学会) 1987: 352.
- (19) 阎润茗, 等. 子午流注纳甲法的理论探讨及临床研究. 针灸论文摘要选编(中国针灸学会) 1987: 150.
- (20) 王燕恩, 等. 子午流注“养子时刻注穴法”对39例杂病疗效观察. 针灸论文摘要选编(中国针灸学会) 1987: 152.
- (21) 麻福昌. “子午流注”开穴治疗277例急慢性疾病疗效观察. 山西中医 1987; 3(4):43.
- (22) 管遵惠. 灵龟八法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80例对比观察. 云南中医杂志 1987; 8(5):25.
- (23) 黄建章. 以子午流注灸法治月经过多的初步观察. 中医杂志 1985; 26(3):21.
- (24) 唐树德, 等. 用子午流注学说探讨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昼夜血压变化. 浙江中医杂志 1987; (2):78.
- (25) 王俐玲. 子午流注临床应用一得. 福建中医药 1987; 18(3):55.
- (26) 汪鲁莎, 等. 子午流注针法对心输出量和心排血量的影响. 湖北中医杂志 1987; (1):44.
- (27) 曹崇禄. 子午流注纳甲法对冠心病患者STI影响的初步观察.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1986; 9(4):1.
- (28) 潘来娣, 等. 子午流注纳甲法对37例患者心血管功能影响的观察. 上海针灸杂志 1987; 6(4):6.
- (29) 张 仁, 等. 子午流注纳甲法对得气的影响. 上海针灸杂志 1985; 4(4):27.
- (30) 府 强, 等. 36名健康人辰酉时进餐前后胃电图观察.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7; 7(11):665.
- (31) 程 霞, 等. 不同时辰电针“足三里”对小白鼠胃肠运动机能的影响.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1987; (4):33.
- (32) 付肇明, 等. 不同时辰针刺大白鼠“涌泉”穴对视上核神经分泌细胞核体积的影响. 中国针灸 1987; 7(2):33.
- (33) 匡调元, 等. 针刺“涌泉”穴对大鼠若干器官时间形态学的影响. 中西医结合杂志 1986; 6(3):174.
- (34) 宋开源, 等. 不同时辰针刺对乌头碱中毒小鼠肝脏还原谷胱甘肽含量的影响. 针灸论文摘要选编(中国针灸学会) 1987: 149.

中国针灸文献研究会征文启事

本会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将于1989年第三季度在河北邯郸市举行, 内容以研讨宋、金、元时期和现代的针灸学成就为主。论文请于1989年7月底前寄上海中医学院针灸系李鼎教授收。